

爬犁上的童年

◎ 徐小叶



图/王成彪

里耕地用的“犁杖”，可能古人是受了“犁杖”的启发。“爬”，是指这种东西没有“轮子”而能在冰雪上前行，远远看去像在地上爬，所以称之为爬犁。

爬犁，是生活在东北冰雪世界中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。在东北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期处于冰雪期，而东北山川沟野之间的雪特别大，往往填没了“道眼”，只有爬犁可以不分道路，只要有冰、有雪，便可在其上行走。几个人坐在一架爬犁上，从雪坡的坡顶，往下一放，爬犁就顺山坡快速向下面滑去，带起一缕缕雪烟，直至滑到平缓处才停下。

在玩爬犁前，我们一帮帮的孩子一般都会先用“手心手背”的方式来分组，然后再用“剪子、包袱、锤”来决定谁拉放爬犁，谁坐爬犁。就这样，一个人把爬犁拿起来前后一看，真没轱辘。“你们两个都不是东北人。”砍柴人笑着说道。“你们两个都不是东北人。”砍柴人笑着说道。

于是在东北民间就有了这个习俗，两人见了面，如果一人说：“前边没有轱辘，后边没有轱辘。”另一个人接着说：“翻过来一看是爬犁。”于是，大家就知道这是两个地道的东北人。

在那个交通匮乏的年代，东北的户外活动主要靠爬犁。为什么叫爬犁？因为这种工具很像在地

了。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，小脸冻得通红也不觉得冷。那种大自然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，心里别提有多爽，甭说寒冷了，头上身上都直冒汗呢。玩时的笑声喊声在山间回响，空旷的雪地变成了有声有色的童话世界。

爬犁虽然给我在东北的童年留下很多的欢声笑语，但是也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

对一个关里出生的孩子来说，东北的点滴都是新鲜好奇的。有一年大雪封山时，为了能坐一次爬犁，体验一下从山顶滑下来的那种爽快感，我缠着母亲带我上山去砍柴。母亲拗不过我，就带上斧头、刀锯和绳子，领我去山上拉柴火。我跟随母亲踏着没膝的积雪把倒伏的木头锯成段，然后整齐地把木头装在爬犁上。一个孩童趴在装满木头的爬犁上，迎着白茫茫的雪，追着落山的夕阳下山……那种像画里的美景，到现在还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。

下山回来的路上，由于我趴在木头上“吆五喝六”的左右晃动，母亲没有控制住爬犁下坡的速度，拐弯时爬犁一下子翻到了一个大雪坑里，爬犁和木头把我重重地压在了底下，母亲也滚到了雪坑里。

母亲顾不上她自己身上的疼痛，连滚带爬地跑过来，使尽全身力气把我和爬犁从大雪坑里弄了上来。

母亲看着被摔得满脸是血，吓得“哇哇”大哭的我，一边脱下身上的棉衣，把我包得严严实实，一边心疼地安慰着我：“冬妮，别怕，别怕啊，都是娘的错，都是娘不好，没有扶住爬犁。”

母亲快速把柴火从爬犁上掀下来，用布条把她身上脱下来的棉衣连同我一起绑在爬犁上。身体单薄的母亲，前倾着身子，双手拽着爬犁上的绳索拖着爬犁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几乎是一路飞奔着跑下山。

一路上，母亲的嘴里、鼻子里喷出来的一团团热气，瞬间就凝成了一层白霜，冻结在脸上。母亲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我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继续弓着身子拼尽全力地拖着爬犁奔跑着。

当年孩童的自己，根本体会不到，也无法体会母亲当时内心深处的焦急和害怕。我坐在爬犁上，一路上看着结满冰霜的篱笆墙迅速后退，甚至有一种很好玩的感觉。

从五道岔到达铁场子的镇上医院，虽然母亲一路奔跑着，大概仅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可是医院里的大夫也快下班了。

心急如焚的母亲，一跑进医院的急诊大厅，就不住地大声喊着医生。值班医生也快速给我清理包扎了脸上的伤口，又做了各种检查，直到医生跟母亲说：放心吧，孩子没什么大碍后，这时的母亲才松了一口气，一屁股瘫坐在医院的大厅里。

正是因为这一次，让我留下了一生的愧疚。当年不到四十岁的母亲，满口的牙齿出现了松动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牙齿无缘无故地吃凉饭疼，吃热饭也疼；喝冷水疼，喝热水还是疼，慢慢地竟然开始脱落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母亲当时因为一股急火，加上顶着寒风大口喘气，自己身上本也有磕伤，又拖着绑在爬犁上的我跑了一个多小时的路，损坏了牙床，导致了满口的牙齿脱落。

直到今天，每次陪母亲去医院换假牙的时候，总是会觉得亏欠母亲太多。而母亲却总是笑着，用漏风的“口吻”说着，当年要不是自己大意，没有控制住爬犁的速度，也不能把我从爬犁上摔下来磕伤了。

突然一阵风吹过，挂压在树枝上的积雪，落满了全身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望着坐在小爬犁上挥着小手高兴地喊着“爸爸，快冲呀”越走越远的父女。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些被雪花覆盖的冬日，想起了母亲拖着爬犁上的我，从五道岔到铁场子那段悠长的路……

春意涌动灵山湾

◎ 薛立全

惊蛰时节，万物生发，冷热飘忽不定，前几天还大雪纷飞，寒气逼人，转眼却风和日丽，暖意融融。自从进入冬季，我户外徒步便改到了中午，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。午饭过后，晒着照进客厅的暖阳，感受到了初春的暖意，自入冬以来第一次脱下厚毛衣毛裤，换上薄款，外加一件薄羽绒服走出户外，去灵山湾畔休闲徒步。

不到十分钟，就走到海边的星海滩，太阳西照在金色沙滩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，有漫漫寒冬久违的温暖。走在栈道上，微风吹过面庞和颈项，滑滑的，柔柔的，暖中带凉，体感舒爽，有种肌肤被撩拨的感觉；海水由深蓝变成浅淡，茫茫无际，波平浪浅，风吹水皱，现出大海温柔的一面。沿着海岸线往前走，就能看到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，让人感受到灵山湾浓浓的春意。

下网人

十几年前，灵山湾畔散布着一些小渔村，多数以捕鱼为业。后来西海岸启动开发，在灵山湾畔建设青岛东方影都，很多渔村实施了旧城改造，就地建起安置区，搬进楼房，身份从渔民变成市民，年轻的渔民转行另谋生计，年老的渔民领取养老金安度晚年。有些上了年纪的人，当了多半辈子渔民，清闲下来后，还是念念不忘以前捕鱼的老行当，隔三岔五要下海碰碰运气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既是一种乐趣也是改善生活之举，这是两全其美的事。附近有一个白果树渔村，他们的小区就在海边上，有一帮老年人经常聚在海边看海、闲聚，对这片海有很深的感情，我也住在附近，与他们相熟，经常与他们闲聊。冬天里，他们不惧寒冷，照常来到海边聚会，谈论着八卦和渔事，他们都盼着春天的到来，开春后他们可以下海一展身手，享受生活之乐，春天正是捕鱼的好时节。

我边走边欣赏风景，突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肩膀，闻声道：“老弟，又趁着天暖和出来走走？今天是我新年第一次开捕，一定有收获，你要是不急就等着我上岸分给你些！”我回头一看是白果树村的老孙，他是捕鱼的老把式，每次下海他的收获最多，那帮哥们人人都服他。他捕鱼也很简单，在岸边穿上连体水衣，把百米长的三合网趁低潮下海固定在海水里，等待一个潮涨潮落周期，等低潮时把三合网挂住的鱼蟹摘下，放进随身携带的鱼篓里，一次布网可以多次使用。鱼多时欢喜，鱼少也不失落，完全是玩的心态。

鱼获

老孙背着鱼篓大步流星地走到了前面，我则悠闲地沿栈道漫步，前面是一座石桥，在石桥的一端，摆着两份刚从海里取来的鱼获，其中一份是鲈鱼和沙板鱼，另一份是海螺、海星和螃蟹。

鲈鱼和沙板鱼是柏果树村老李的，我与他也是熟悉的朋友。筐里的沙板鱼我一眼就能认出，深秋季节，我在这片沙滩上经常钓到不少这样的鱼，沙板看起来喜人，也耐活，能较长时间保持鲜度，但它的肉太薄了，吃起来除了刺，鱼肉没有多少，不大受懂行人

的欢迎。筐里个头又大又长的鱼，老李告诉我是鲈鱼，起初我还以为是梭鱼，这个季节是梭鱼最好吃的时候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开凌梭”，开春后，梭鱼刚刚苏醒，眼睛还处于混沌状态，看不清东西，无法进食，此时没有土腥味，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。其实梭鱼和鲈鱼一般人还真分辨不出，看外表两者很像。老李告诉我梭鱼和鲈鱼还是有些细微区别的：梭鱼体色微红，鲈鱼体色青白；相对而言鲈鱼比梭鱼体型更胖一些，更短一些；梭鱼头稍尖，鲈鱼头稍扁；梭鱼尾鳍末端齐平，鲈鱼尾鳍末端有分叉，呈剪刀状。经老李耐心解释，想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，消除了长期以来对这两种鱼辨别的困惑。

海螺、海星和螃蟹是一个瘦老头的，他几乎天天在这片海域下网，我散步几乎天天能见到他，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。瘦老头一直催促我买他的海螺和螃蟹，这位看起来诚实的老头，去年深秋我上过他的当。那次他从海里刚打上上来半小筐螃蟹，买与不买我正犹豫着，问他道：“这些螃蟹肥吗？”他说：“很肥！马上立冬了，这是最后一网，明天就不干了，螃蟹准备过冬把自己养的肥肥的，顶盖肥！”看着他诚实的外表，并言之凿凿，我包圆买下他全部的螃蟹，回家迫不及待地上锅蒸煮，开锅剥开一看全是一包水，味道也怪怪的，根本没法吃，整锅螃蟹当垃圾全部倒掉，很是心疼，第二天我来到海边，他仍在售卖从海里打上来的螃蟹，很显然，他前一天对我撒了谎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次他无论话语再怎么“诚恳”，我也不会再买，随后我在老李的鱼筐里挑了一条鲈鱼，回家品尝今年的第一茬鱼鲜。

海鸥

春节过后，灵山湾的海鸥是青岛西海岸一景。我开始发现它们是在星海滩与珊瑚贝桥围成的海湾内，这里的大片滩涂是海鸥觅食和运动的场所，它们聚集在一起，有的专心觅食，有的浮在海面上优哉游哉，有的低空翻飞，有人在岸边大喊一声，鸥群瞬间形成鸟浪，铺天盖地空中漂移，忙坏了等候在岸边的摄影人。后来发现，不光珊瑚贝桥有海鸥群聚，在东部海岸防浪堤下的滩涂上也有大片海鸥，有几个少女站在离鸥群很近的地方，海鸥围绕在她们身边，争抢着少女抛洒给它们的食物，有的海鸥盘飞在少女上空，空中截食，群鸥齐鸣，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，一拨食物吃完后，鸥群落在少女四周，静静等待，有位少女顽皮地做出冲击鸥群的动作，海鸥丝毫不畏惧，只是展翅跳跃几步，又在附近落下，和少女们保持着近距离接触，没有想象中的戒备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些吃饱的海鸥，迈着方步，优雅地走到防浪堤下朝阳处，舒展翅膀，抖动羽毛，安静地晒着太阳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春季是海鸥的繁殖季节，也是进食最多的时候，只要有足够的食物，就能引来它们群聚。我站在防浪堤上，看着精灵般的海鸥，看得入迷，忘了时间，耽误了徒步。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明媚的春天来了，灵山湾展现出一幅初春的动人图景，一切美好尽在不言中。

冬瘦的老虎山

◎ 白玉兰

大风过后的老虎山瘦了。北风吹掉了近处满树的色彩斑斓，吹走了远处满山的苍翠欲滴。它给不大的湖面上铺了一层白练，又把公园里的人们吹进了暖房。于是路边的树枝瘦了，远山的色彩瘦了，池塘的脸庞瘦了，公园里的人流瘦了。

老虎山脚下的那排柳树，瘦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，但是没有叶子的枝条却变得越来越柔软，像极了藏族姑娘那满头的小辫子，尚未落净的柳叶，成了她们的发饰。路边那排斑斓的梧桐树，瘦得嶙峋，裸露着满身的疤痕。初看是凄凉，再看是通透，那不就是它的本色吗？所有的树木再也不用担心风雨会带走什么，当简单到无法再简单时，它们便瘦出了筋骨，瘦出了力量，瘦出了胸怀。在这里，冬瘦成了另一番模样。那个不大的人工湖，像个脸庞瘦了一圈的少妇，她或许也懂得开源节流，因为远处那条丰满的小溪已经瘦成了一条白练，不再给她提供丰富的资源。湖面如镜，那不是冰冻三尺，而是静水流深。几只野鸭孤独地在湖面游来游去，

一张幼儿园时的老照片

◎ 纪彩凤

去年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发小小燕用微信给我发了一张黑白老照片。她问我：“你猜猜，哪个是你？”我端详半天，就是没有找到自己。她在微信里坏笑两声，也不告诉我哪个是我。

我把照片给我70多岁的妈妈看，她一眼就找出了我，还自信满满地说：“哪有娘不认识自己孩子的？”

“我为什么没有这张相片？”我疑惑地问我妈。她说：“那时候咱家有闲钱给你买照片？”我妈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她绝不会把钱用在照片上。

我妈帮我认出来好几个同学，我真佩服她老人家的眼力和记忆力。小燕也给我说了一些同学的名字，我才模模糊糊地和照片上的人对上了号。后来，峰同学把这张照片放在小学同学群里，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群里炸开了锅。大家都在互相追问：“猜猜，哪个是你？”依稀记得，30多年前的那个棉纺厂改建的幼儿园，每天飘着棉花毛，像是飘着雪花。棉纺厂的工人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也在上幼儿园。上课可以听见机器的轰鸣声，下课就在院子里追逐花毛……老师选出几个男孩和女孩演节目，给他们化妆。记得一个右脸颊有很深酒窝的小男孩被扎起小辫，打扮成女孩子的模样，站在女孩堆里唱歌和跳舞。当时真是很有意思。

一个风风火火的女老师，做事干脆利

老虎山的瘦居然没有影响到它们冬泳的乐趣。湖边那群玩乐器的老大爷不见了。或许他们已坐在暖暖的房间内，享受那份独特的安逸。

老虎山之上，山岚早已失去苍翠，荒芜之下，那九个高低起伏的山头，如一头巨虎，慵懒松散地斜卧在那里。这迤邐绵延十余里的风景，是大自然去掉了内心的枝枝蔓蔓，只归于安宁与寂静的结果。瘦身的老虎山，有了名副其实的体型。

冬日里看老虎山，虽然它失去了春天的活力，没有了夏天的翠绿，更丢掉了秋天的斑斓，但却彰显出了一种粗犷与冷峻，一种刚正不阿、蓄力待发的质朴的美。或许世间所有的美好，都会瘦，都会变，都会更迭。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心境去接受它的瘦，哪怕它瘦得面目全非，我们都应该找到足够的理由去欣赏它、赞美它。因为冬天寒冷，寒冷催瘦，但瘦能催醒。瘦，可以成就一番风景。醒，才能享乐生活中的安宁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落。据说，当时要嫁给幼儿园旁边卫生室里一个腿有残疾的男青年，家里人不同意，后来两个人偷偷领了结婚证。我们小孩子觉得不可思议，幼儿园的一些家长为老师感到可惜。20多年后，在一个饭局中，我见到老师的先生，他已经是家乡一个福利厂里的高层管理人员。我从旁人的口中证实，他们过得很幸福。他们让我再一次相信了爱情。

大家在微信群里七嘴八舌议论了半天，一个男同学说：“哦，原来这是我们幼儿园的所有同学啊！”

再细细端详这张老照片，已有些略微泛黄，看着看着就如同行走在时光的黑白琴键上，心上奏响了一首舒缓悠长的老歌。

同学们都已经是中年人，有的发福，有的沧桑，在不同的行业都有着成绩。有医生，宅心仁厚；有老总，买卖红火；有老师，大爱无疆；有影视小明星，穿梭于影视剧；也有安分守着自己小家的……30多年，回头看，也就一眨眼的功夫，岁月把童稚的我们都变成了阅尽世间俗事的中年人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发光发热，朝着最好的自己努力。

智者，免不了会惆怅诘问时间为何这般匆匆。如我这样平凡之人也只有收拾起心情，在过往云烟中寻找那份熟悉的美好，守着一份从容过好当下时光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